

# 稳

## 石家庄破解水泥产能过剩难题调查

本报记者

顾  
阳



2月17日,石家庄第二次集中拆除水泥企业的第一爆破现场。

本报记者 雷汉发摄

2月16日下午,河北石家庄满天雾霾,PM<sub>2.5</sub>和PM<sub>10</sub>监测指数几近“爆表”,记者一行行驶在西柏坡高速上,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。

从石家庄市到平山县西焦村半个小时的车程,沿途集聚了大大小小的水泥企业数十家。我们采访的第一站,是平山县恒达鑫水泥有限公司。这家企业正是石家庄第二次集中拆除水泥企业的第一爆破现场。公司院内,10多位消防战士正在为17日的爆破做最后的演练。

“都是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,就像自家的孩子,谁不心疼!但大伙还是认可这个拆除的,虽有损失,但也要服从大局啊!”说这话时,恒达鑫公司总经理仇宪法的眼里闪过一丝莫名的伤感。不过,这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还是很快调整好自己的情绪,和记者攀谈起来。

从企业规模到职工安置,以及后续发展,采访很顺利。采访即将结束,仇宪法特意让记者以水泥料仓为背景给他照相。16个小时后,在爆破的巨响里,仇宪法身后的料仓将化为一堆平地。

一位当地干部告诉记者,拆除这35家水泥企业,业主有犹豫,有观望,但还是签了拆除协议,老百姓也没有“堵大门”,整体进展比较顺利。

产许可证水泥粉末企业按每万吨17万元补偿,对料仓根据体量大小分别补偿1至5万元拆除费,对直径3米以上矿粉磨按每万吨产能补偿12万元等。此外,鹿泉市还对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并按约定时间拆除完毕的企业,给予每台磨机100万元不等的奖励。

“鹿泉的24家拆除企业,我们基本上是逐个见面、介绍政策,充分调研、征求意见,光这个《关于淘汰水泥行业过剩产能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的意见》的初稿,前前后后修改了不下15次。”张振平说。

记者在鹿泉、平山两县调查采访时了解到,首批补偿已基本发放到位,累计市县两级财政需筹集10.7亿多元。“石家庄市财政准备了3个多亿,鹿泉、平山两地财政筹备了7个多亿。下一步,我们还要积极争取中央及省级相关资金。”郝竹山说。

对于财政资金并不充裕的平山、鹿泉而言,这笔额外支出并不是个小数目。据了解,平山县财政收入2012年约为20亿元,2013年为16.06亿元。“今年平山定的财政目标是18亿元,是不是能完成,还是个未知数。总的来看,有很大困难。”平山县一位干部说。

### 妥安置:

### 解除用工合同前 须缴清所有费用

为了切实保障职工利益,石家庄及鹿泉、平山两级政府多次召开协调会,要求企业必须在与职工解除用工合同前缴清所有费用

记者在石家庄市调研采访发现,被拆除的35家水泥企业中,除小部分企业存在一些问题外,大部分企业都能较好完成职工安置,整个过程也远不如记者想象中的那般复杂。原因何在?

在河北西柏坡建材有限公司,生产高峰时有工人1150多人,现在除了几个工人留守外,其余全部放了长假。“将来要是有好的项目了,还可以把那些技术好、信誉好的工人再找回来。”郝建雄说。

平桥水泥厂是平山县最早的几家水泥企业之一,厂长任锡生告诉记者,平时厂里有90多个工人,去年底停产,工人就基本走光了,“前几年水泥行情好的时候,厂里也有来自山西、甘肃的工人,这几年基本上都招聘当地村民。”

平山县工信局经济运行科郭立军介绍,平山县拆除的19家水泥企业涉及1200多名职工,凡是签订劳动合同的,均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补偿。“还有一部分职工牵涉到养老金等问题,县里要求该缴的部分必须缴清后,才能发放补偿款。”

平山县的当地水泥企业中,大多数岗位属于重体力岗位,企业中女工少、男工多的现象普遍存在,他们的年龄位于30至45岁之间的偏多。为了切实保障职工利益,石家庄及鹿泉、平山两级政府多次召开协调会,要求企业必须在与职工解除用工合同前缴清所有费用。不仅如此,当地还对一部分涉及“粉尘”岗位的职工,在解除劳动合同前进行职业体检。

与民营企业不同,一家名为铁狮建材的水泥企业正面临着职工安置难题。这家正在改制中的老国企,前身是河北省沧州建筑材料厂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沧州来鹿泉建厂,企业效益好时国企职工身份的工人有2000多人。因为减产,一部分工人目前每月只能上20天的班,而多达数百人的退休职工也面临社保金交不起的尴尬境况。

“当年效益好时,挣的钱比县长还多哟……”铁狮建材有限公司退休职工梁合申告诉记者,因为是从沧州异地建厂,很多老职工的户口至今还留在沧州,社保、子女上学等问题至今悬而未决,如今面临彻底停产的遭遇,将来何去何从是大家伙最关心的,却也是最

无奈的事。

在“多方拉锯”中,梁合申和他的老工友们还在艰难地守候着,他们希望有一天会出现转机。“我们也在想,这里有230多亩土地,交通也挺方便,也许哪一天会有一家有力的企业进入,把大伙的就业、养老等问题都解决了。”

记者了解到,目前石家庄市正在与沧州市有关单位深度沟通,希望能妥善解决铁狮建材公司这一个案。

除直接影响在水泥企业就业的4000多名职工外,更多受到影响的是水泥行业上下游企业,涉及人数不下上万人。以鹿泉为例,当地水泥行业形成已有50多年,当地人的生产、生活方式大多围绕着水泥产业,运输、餐饮、机械、纺织等行业发展大多依附在水泥产业之上。

“拆除水泥企业只是个开始,思想认识上的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”郝竹山说。

### 建机制:

### 有决心 更要方法对路

“主动做和被动做的效果,是完全不一样的!”让石家庄市委书记孙瑞彬感到欣慰的是,越来越多的县乡干部正在主动改变观念,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接受,认可了国家的治理政策

“这次石家庄市拆除35家水泥企业,实际上是根据国家战略部署,结合石家庄本地发展实际而作出的决策。”在石家庄市市长王亮看来,水泥行业发展涉及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博弈,涉及局部利益和整体布局的调整,拆除水泥过剩产能,是为了给新兴产业腾出发展空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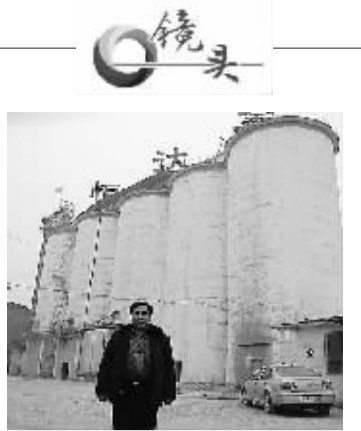
决心有了,还需要选对路子。郝竹山告诉记者,从去年7、8月份起,石家庄市就开始谋划如何拆除水泥过剩产能的问题。“从停产到彻底拆除,我们觉得其间需要一个适应期,就好像刹车一样,必须有个安全距离,刹得太急了,就容易翻车。”

“这些企业都不在国家淘汰序列中,能正常生产,每年都在环保上投入资金和设备,一下子让他拆除,需要一个过程。”郝竹山坦言,拆除难度确实很大,但必须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——“如果不拆,‘二次创业’的动力就不足。即便是淡季,这些水泥企业也能挣上个百八十万,这个时候你让他们去二次创业,他们会吗?”

郝竹山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:2007年鹿泉市曾集中拆除过30家企业的水泥立窑。之后,当地银行贷款量有了大幅增长。“这说明企业真在考虑新项目问题了。这也给我们一个启发:政府通过搭台,把传统高耗能高污染企业逼上了‘绝路’,他们才会真正去创业!”根据石家庄市大气污染防治应急预案,每年11月15日至次年1月15日的供暖期内,部分工业企业要停止生产。借助这一有利时机,石家庄市政府充分考虑历史,现在和将来的基础上,对鹿泉、平山两地分别出台了拆除水泥过剩产能的指导意见,打响了化解产能过剩、防治大气污染的攻坚战。

“刚开始,我们一线的基层干部内心里也有不理解,跟着这些企业一路风风雨雨走过来,拆一家,税收就减少了一家。虽然腾出了一些土地,但在招商中,即使给了优惠政策,也无人问津。为什么?根本原因就是环境差。”鹿泉市发改委大项目办主任封登云说。

“主动做和被动做的效果,是完全不一样的!”让石家庄市委书记孙瑞彬感到欣慰的是,越来越多的县乡干部正在主动改变观念,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接受、认可了国家的治理政策,尽管政府给予的补偿远远不够弥补他们的损失,但他们依然给予配合和支持。



恒达鑫公司总经理仇宪法在料仓前的留影。



在村民齐秋海的身后,是平山县南西焦村最大的核桃园。



平山县南西焦村的核桃林,是当地人告别水泥产业后的新希望。本报记者 顾阳摄

## 现场

## 南西焦村的期待

本报记者 顾阳

“最鼎盛时,咱南西焦村有13家水泥企业,年产水泥超过350万吨,光拉料、跑运输的大卡车,村里就有100多辆……”2月18日上午,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南西焦村村委会办公室里,村党支部书记韩宝贵对记者说。

韩宝贵担任南西焦村支书刚满一年,恰好赶上了石家庄这两次集中拆除水泥过剩产能的行动。他告诉记者,到今年3月底,全村除保留一家名叫嘉华的特种水泥企业外,其余所有的水泥企业都要拆除。

“尽管早有思想准备,但在感情上还是有些不好接受。”心直口快的村办主任齐秋海坦言,村里900多户几乎家家都有人在这些水泥厂里上班,即便是跑运输、开饭店的村民,他们的生意基本上也都是绕着这些水泥厂在转。

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是,水泥厂拆除后,农民纯收入确实减少了,这是最让韩宝贵感到头疼的一件事。然而,除了种植核桃、搞养殖外,当下似乎没有更合适南西焦村民致富增收的选择。

核桃产业是平山县“第一特色富民产业”,多年前,当地政府就提出要用3至5年的时间,实现“人均一亩核桃树”的目标。

“村里老支书齐孟海10年前就开始种核桃了,现在有180多亩,每年收入就有好几十万元。”韩宝贵说,过去水泥厂红火的时候,大家伙好像不怎么在意这小小的核桃树。可如今,村里一合计,还是响应县里号召,把这些腾挪出来的土地种上核桃树,尽可能把村民的收入损失弥补回来。

为此,村委会联合县合作社,成立了成人实用技术学校,为村民开设实用技术培训。“第一期我们开设的刺绣培训,后来第二期,我们就请专家来讲核桃种植技术了,每次来听课的村民都有60多人。”齐秋海说。

从2013年春季开始,南西焦村就有计划地组织村民种植核桃树,一年下来全村核桃的种植面积增长了800多亩。“几乎家家房前屋后都种上了,我们种的不是普通的核桃,是嫁接了从国外引进的清香型薄皮核桃,市场价每斤能卖出25元。”齐秋海说,嫁接的这个新品种不仅耐旱,而且生长得快,嫁接后当年就可挂果,5年可出果,七八年即可盛果,一般产果期在40年以上,特别合适当地种植。“今年我们还想继续扩大核桃种植,只是嫁接苗的供应现在有点跟不上了……”

本版编辑 刘亮

## 札记

## 化解产能过剩 不能全靠市场

崔书文

产能过剩是当前经济工作中的突出矛盾,需要下大力气化解。但怎样化解,看法不尽相同。有一种观点认为,靠市场,依靠市场机制解决问题。从理论层面,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。但在实践层面,这次调研的一个突出的体会是,化解产能过剩不能全靠市场。

石家庄市压减水泥过剩产能,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强力推动,完全靠市场机制去淘汰,会是什么局面?采访中,我们多次提出这个问题,答案是清楚的——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地方经济发展会付出更大的代价。可能的局面是这样的:

——因为产能严重过剩,企业只好压价销售,大多数企业日子都不好过。大家都熬着。不排除有的企业有过人之处,日子好过些,也好过不了多少。

——日子过不下去了,老板选择停产,先把企业关了,等待市场好转。市场一旦好转,有钱可赚,马上点火,重新开张。

——大家都知道水泥产能过剩,都希望压减,但都不想压自己。老板们都挺着,看谁能挺到最后。没有老板愿意自己压下来,把希望和机会留给别的企业。

——为什么不主动转型呢?这些老板做水泥是强项,转型做别的行业信心不足,动力也不足。做水泥熬着、挺着或许还有希望,主动转型做别的行业没那么容易。

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,地方环境污染严重,好项目不来投资,地方经济发展会错失好多机会。在这种情况下,地方政府该不该出手,用行政办法强力压减水泥过剩产能?依笔者之见该出手。如果石家庄市政府不出重拳,河北省政府给石家庄市分配的压减水泥产能指标也无从落实。

政府出手治理,不意味着市场机制不起作用。石家庄市这次压减水泥过剩产能,内在市场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这些企业心里清楚,这个行业很难混下去了,不拆也没什么好结果。政府按照“政府能承受、企业能接受、社会能认可”的原则,对拆除企业进行了补偿,所以企业都是自愿签署了拆除协议。

化解产能过剩要靠市场,但不能片面地、简单地、完全地依赖市场,尤其像化解水泥产能过剩这类非常复杂的事情,政府该出手还得出手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,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,这句话必须一起说。